

中国文学百家 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67

冯梦龙 小说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## **本丛书编委会**

---

**主 编:王克俭**

**副主编:邓先明**

**编写人员:**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 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 
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

**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**

## 目 录

---

---

冯梦龙小传.....	(1)
《东周列国志》(节选) .....	(4)
《东周列国志》赏析.....	(97)

## 冯梦龙小传

冯梦龙（1574～1646），字犹龙、耳犹、公鱼，别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吴下词奴、香月居主人、顾曲散人及詹詹外史、茂苑野史、绿天馆主人等等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冯梦龙一生中的主要精力，都放在通俗文艺作品的搜集、整理、编纂、改编、创作、刊印等工作上，编、著甚丰，是明代唯一在小说、戏曲、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者。

冯梦龙少年英才，博学多识，颇有声名，而他的青年时代则是在研读《春秋》中度过的。冯梦龙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，曾苦研《春秋》20载，著有《春秋衡库》、《麟经指月》、《春秋定旨参新》、《别本春秋大全》等研究《春秋》的专著，在当时备

受称誉。然而，冯梦龙进学之后却屡试不第，科场蹭蹬，空余壮志。仕途坎坷，使冯梦龙成为杰出的通俗文艺家，但青年时代 20 载编织的致君泽民的梦想，或许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底。《列国志传》的刊行，使冯梦龙在晚年得以用另一种形式，在某种程度上了结了宿愿：他以 20 载研治《春秋》的深厚史学功力和精湛的艺术造诣，将余邵鱼的旧作重加辑演，改写成一部巨著——《东周列国志》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以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为主要依据，参考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孙武子》、《燕丹子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刘向《说苑》、贾太傅《新书》等众多著作，对《列国志传》进行重新锻造，使《东周列国志》成为精心构撰之作：“考核甚详，搜罗极富，虽敷演不无增添，形容不无润色，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。凡国家之废兴存亡，行事之是非成败，人品之好丑贞淫，一一胪列，如指诸掌。”（《新列国志·叙》）“其描写摹神处，能令人击节起舞；即平铺直叙中，总属血脉筋节，不致有嚼蜡之诮。”（《东周列国志·凡例》）

《东周列国志》以 70 余万字的篇幅，集中叙写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的风云变幻。小说的内容分为两部分：前 83 回记叙西周末年宣王亲征姜戎，败绩于千亩，国中流传不祥的童谣；周幽王即位后暴虐无道，专宠褒姒，烽火戏诸侯，导致申侯联合西戎攻破镐京；周平王迁都洛邑，王室日趋衰微，诸侯互相侵伐，天下多事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、越勾践相继称霸，宋襄公争霸未成，吴王夫差则断送霸业。后 25 回记叙韩、赵、魏三国分晋而立，七雄

对峙，逐鹿争鼎；魏、齐分别任用庞涓、孙膑展开激战，秦王任用卫商鞅变法图强；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攻秦，秦用张仪破坏六国联盟；秦王政遣秦将率军灭六国，天下一统归秦。小说所叙史事均按史传次第敷演，事取其详，文撮其略，纠正了《列国志传》中的许多讹误，弥补了许多疏漏。余氏旧作中虽有商末及西周的内容，但其春秋战国时代史事，远不及《新列国志》详尽、丰富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现存明末金阊叶敬池刊本，108回，卷首附图54叶。孙楷第据此本推测本书或作于明末崇祯年间（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）。此外，本书还存明末赠言堂刊本，清朝康熙年间刊本及德聚堂刻本等。

冯梦龙编著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是列国志小说的集大成之作，它标志着列国志小说代表性作品的诞生，它是列国志小说演变过程中的一座丰碑。

## 东周列国志（节选）

### 幽王烽火戏诸侯

远在两千八百多年以前，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周王朝。周王为了加强统治，在统治集团内部调整关系和瓜分权力，曾在全国各地分封了十多个诸侯，每个诸侯统治着一个诸侯国，同时又须服从周王的领导和号令，担负着防备戎狄等民族侵扰、保卫周王朝安全的责任。

为了及时调动各诸侯国的兵马，以对付敌人的进犯，周王在骊山之下置建烟墩二十多座，大鼓数十架，只要一有敌情，就可燃起狼烟，这狼烟直冲霄汉，同时又擂起惊天动地的大鼓，召集诸侯兵马火速前来保卫周王朝。邻近的诸侯望见狼烟，一面急速率领兵马赶往京城援救周王，一面还需燃起狼烟，把消息传给远方的诸侯。这样，依次传递消息，陆续调动兵马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、多层次的防御体系。周朝统治数百年，这样的防御体系一直保持和沿续着。

然而，到了周幽王在位的时候，居然出现了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怪事！

这周幽王，姓姬，名叫宫涅，是周朝自武王伐纣夺得天下之后第十一代天子。幽王为人残暴，性格怪僻，举止无常，胡作非为，无人能够劝阻。一些正直忠实的大臣无可奈何地

仰天长叹：“国家空虚，社稷不保！”于是，纷纷离开了他。而围绕在幽王周围的，只剩下一批喜欢奉迎拍马、一心贪求利禄的小人了。

恰在这时，一位叫褒姒的大臣因试图谏阻周王而获罪入狱，他的儿子洪德为了营救父亲，竟然想出访求美女献给周王的主意。因为他知道，这周幽王是个贪图女色的家伙。一次，他因收敛粮财来到乡间，凑巧遇见一个叫褒姒的姑娘。这姑娘长得很美，真像人们常说的，她“有如花似月之容，倾国倾城之貌”。于是，洪德用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姑娘带回家中。香汤沐浴，好吃好喝，又给她穿上漂亮的衣裳，教给她各种礼仪规矩，然后带到周朝的都城镐京，献给幽王，请求赦免他父亲。幽王很高兴，立即赦免了褒姒，恢复了他的官爵。从此，幽王一天到晚与褒姒厮混在一起，不再临朝处理国家大事！群臣想尽办法求见他也见不到，只好叹息着走开了。

幽王迷恋褒姒之美，让她居住在琼台。幽王一连三个月没有去会见王后申后。申后十分气愤，一日在一伙宫女陪同下直奔琼台。在琼台，正遇见幽王和褒姒联膝而坐。申后气愤地骂道：“从什么地方来的贱婢，敢到此浊乱宫闱！”申后骂了一场，恨恨而去。这褒姒又委屈又奇怪，问幽王道：“刚才来的这女人是谁？我并没有惹她，为什么这般辱骂我？”幽王只好告诉她那是王后申后，并说：“你明白去拜见拜见她吧。”褒姒口中不说，但心中却恨上了申后。第二天，她并不去拜见申后。

不久，这事被太子宜臼知道了，宜臼决心要为自己的母亲出出气，于是，故意派数十个宫女到琼台之下去采摘鲜花。这些宫女乱采乱摘，搞得一片凌乱。琼台的宫女出来阻拦，说：

“这花是万岁栽种给褒娘娘观赏的，不要糟蹋毁坏，不然你们就要犯下大罪的！”不料对方并不畏惧，反而气汹汹地回答：“我们奉东宫的令旨采花，谁敢阻拦！”当下双方争吵起来。这吵声惊动了褒姒，她亲自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一看把好端端一个花园糟踏成这般模样，很生气。她刚发作，太子宜臼赶来。宜臼一把揪住褒姒的头发，大骂：“贱婢！你是何等人，敢妄称娘娘？今日教你认得我！”说着举起拳头便打。这下子可把宫女们吓坏了，生怕幽王怪罪下来，自己跟着倒霉，慌忙一齐跪下求情：“千岁爷，求您饶了她吧！万事须看在王爷面上！”其实，这太子宜臼也只为煞一煞褒姒的威风，替母亲出出气而已，他也怕打伤了父王的爱妃惹出祸来，所以他也就坡下驴住了手。褒姒挨了太子的打，含羞忍痛回琼台去了。

幽王退朝回来，褒姒扯住他的袍袖放声大哭，诉说自己遭辱挨打的经过。幽王听后大怒，下令把太子宜臼逐到申国去了。申后听说儿子被逐，更加忧忿，但无可奈何，只好含泪度日。

不久，褒姒生下一子，取名伯服。幽王对之爱如珍宝。这事更增加了申后的忧虑，生怕幽王废掉太子宜臼而把伯服立为太子。于是，她暗中写信给宜臼，其中道：“天子无道，宠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离……”还劝太子假装认错请罪，争取回到镐京来，保住太子的位子，其他事“别作计较”。岂料，褒姒也不是好惹的，她早派心腹人时刻监视着东宫的动静，申后暗中写给太子的信未出宫门便被查获了。褒姒以这信作凭证，又到幽王那里哭诉一番，说：“妾不幸身入深宫，蒙受大王的宠爱，这就引起正宫申后的妒忌。又不幸生下儿子伯服，

更招来申后的忌恨。如今，正宫娘娘暗中写信给太子，要他假认罪，哄骗大王，还说什么‘别作计较’分明是要谋害妾母子二人的性命。求王为妾做主！”夜晚，褒姒还是一阵啼哭一阵撒娇地缠住幽王，说：“吾王千秋万岁之后，少不得太子为君。现在，王后就日夜怨恨咒诅，万一他母子当权，妾与伯服就死无葬身之地啦！”说罢又是一阵啼哭。最后，终于使幽王下了把申后打入冷宫，把宜臼废为“庶人”（普通百姓）的命令，而立褒姒为王后，立伯服为太子。凡敢进谏劝阻者，一律按宜臼的同党看待，从重惩罚。结果，满朝文武再也没有敢于直言相劝的了。

褒妃虽已身居正宫，深得周王的专宠，但她有个毛病，就是从来不笑。幽王为了让她欢喜，想尽了办法，一会儿召乐工敲击鼙鼓，弹竹丝，一会儿令宫女献舞献歌，侍宴劝酒，可是都不管用；褒姒仍然面无笑容。幽王真没有办法了，问褒姒说：“爱卿，你不喜欢歌舞游乐，到底喜欢什么呢？”这褒姒随口答道：“妾什么也不喜欢，就觉得用手撕绸缎的声音好听！”幽王慌忙下令，让司库官每天呈上绸缎百匹，由一些健壮有力的宫女撕绸缎取乐，以求让褒姒高兴。然而，褒姒仍是不笑，连点笑的影子也没有。这下子可急煞恼煞这个周幽王啦！他发誓说：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非让你一开笑口不可！”为此，他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：“不拘宫内宫外，有能让褒后一笑者，赏赐千金。”

于是，那些专爱奉迎拍马、投其所好的奸臣们活跃起来了，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，以博褒后一笑。终于，一个叫虢石父的家伙献上一个令人震惊的主意，他说：“数年以来，天下太平，烽火皆熄。吾主若要王后开口一笑，可同王后一同

到骊山游玩，夜举烽烟，诸侯援兵必至，到而无寂，王后必笑无疑。”本来，这是一个拿国家安危大事开玩笑的坏主意，却得到周幽王的赞同，王说：“此计甚善！”

于是，周幽王偕褒姒王后并驾同游骊山。到了夜晚，在骊宫设宴，并传令点燃烽火。一个叫郑伯友的大臣听说此事大惊，急忙赶到骊宫谏阻，他说：“烟墩是先王所设以备救急的。如今无故举烽，是戏弄诸侯呀！异日倘有敌人来犯，即使举烽，诸侯也不信了。那时可怎么办呀？”鬼迷心窍的周幽王哪里听得进这些忠言呢？他反而怒气冲冲地反驳人家说：“今天下太平，征兵干什么？朕今与王后出游骊宫，无可消遣，与诸侯开个玩笑有何不可！他日有事，与你郑伯友无关！”于是大举烽火，狼烟冲天而起，又擂动大鼓，惊天动地。

临近镐京的诸侯突然望见烽烟，听到阵阵鼓声，料想京城内可能发生了事变，于是立即纷纷领兵点将，连夜火速赶至骊山。然而到了骊山，诸侯们都愣住了——哪里有什么紧急事变？只听楼阁上传出阵阵鼓乐之声，望见幽王正与褒姒饮酒作乐呢！更可气的是幽王还令人向诸侯传下旨意：“很幸运，并没有什么外寇侵扰，各位慌什么？回去吧！”诸侯面面相觑，只好卷旗调头而回。那褒姒坐在楼上，凭栏而望，见诸侯忙来忙去的样子，不禁抚掌大笑。幽王大喜，说什么“爱卿一笑，百媚俱生。虢石父立了一大功！”

殊不知从此埋下祸根，诸侯们再也不信周幽王那一套了。不久，被废打入冷宫的申后的哥哥申侯上疏批评周玉，惹得周王大怒，下令削去申侯的爵位，命令虢石父率兵讨伐申侯。这申侯惊慌中乞援于西戎，结果引出了西戎兵大闹镐京的祸事。当西戎兵把镐京层层包围的危急时刻，又是那个虢石父

厚着脸皮建议幽王下令点燃烽火狼烟，召集诸侯紧急来援。幽王按照办了，但没有一个诸侯率兵来救援了，因为他们怀疑周幽王又在戏耍他们呢。

在城内空虚，外无救援的情况下，西戎主攻破了西周的京城镐京。周幽王只好带着褒姒、伯服乘小车出逃，向骊山而去。西戎兵追至骊山，将骊宫包围。在突围逃走的路上，周幽王被西戎主一刀砍死，太子伯服也被杀了。西戎见褒姒貌美，便掳了去供他玩乐。

西戎兵在镐京的烧杀掠夺，令人触目惊心。百姓怨恨西戎，也怨恨那把西戎引来的申侯。申侯自知局面无法收拾，只好又暗中给晋侯、卫侯、秦君、郑伯写密信，求他们发兵营救被西戎兵蹂躏的镐京。后来，四国兵马打败了西戎兵，收复了镐京。

四国诸侯一致认为，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经商议，决定迎太子宜臼来京，继承王位。他便是周平王。此时为公元前770年。

面对残毁的京城和宫殿，周平王凄然泪下，因为国库空虚，实在没有力量重建镐京和王宫，也因为西戎虽败退了，但势力仍相当雄厚，其威胁依然存在，所以，平王决定迁都洛邑。这洛邑，也称为东都（在现今河南洛阳附近），是先世周王营建的供东巡驻用的陪都。它地处平原，交通方便，物产丰富，且有往昔建造的宏丽宫室，正好解了平王的种种烦愁。

自东迁洛邑始，历史上称此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了。东周时期，周王朝已失去了控制、驾驭各诸侯国的实力和威望，反而往往被实力强大的诸侯所挟制。东周的历史，实际上成了各诸侯国相互征战、相互兼并的历史。

## 郑庄公

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以后，周王室的权威急剧走向衰落，再也不能号令天下了，相反的，却每每受到一些实力强盛的诸侯的挟制。

最早出现的实力强盛的诸侯，要算是郑庄公了。郑国，位于中原（在今河南境内），是战国初期较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。郑庄公，名字叫寤生。他是郑武公掘突的长子，郑国的第三代君主。庄公有一个弟弟名叫段。当初为什么给他取名寤生呢？原来，他的母亲姜氏分娩时是在睡梦当中，醒来方才知道，所以取名寤生。这个“寤”字，是睡醒的意思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说法，称寤生为“逆生”，就是说，孩子在娘胎里的位置不正常，不像一般产儿那样头朝下脚朝上，先出头再出脚，而是脚朝下头朝上，先出脚后出头。不管是哪种说法对，总之，郑庄公出生时的情况是不正常的。而古代的人迷信，把这视作不祥的征兆。因此，他从小就得不到母亲姜氏的喜爱。

二儿子段却不然，他长得一表人才，白白的脸儿，红红的唇，十分英俊；长大后，他身强力壮，武艺高强。母亲姜氏偏爱他，而讨厌老大寤生。

姜氏时常想：“将来，老二段要是能继承父亲的君位该多好呀，那不是胜过寤生十倍吗？”于是，她多次在郑武公面前夸奖段，极力怂恿武公让段承袭君位。然而，在当时，有一个规矩，继承君位的一般应是长子；长子早逝或犯了大错被废掉，才能轮上次子或他人继承。所以，郑武公没有听妻子姜氏的话，依然按规矩立寤生为世子，准备将来继承君位。只

把小小的共城给了段，作他的食邑，所以人们称段为共叔了。这件事惹得姜氏很不高兴。她愈发讨厌寤生，看见他心里就别扭；她愈发偏疼共叔段，觉得委屈了他，替他鸣不平。

不久，郑武公去世了，寤生继承了父亲的爵位。他便是郑庄公。

然而，姜氏却不管那一套，她只知道疼爱共叔段，而厌恶当了郑国君侯的寤生。她对郑庄公说：“你继承父亲的君位，享有数百里的土地，可你的同胞兄弟呢，却在那又小又偏僻的共城存身，你于心何忍呀！”庄公回答：“我愿遵从母亲的意愿，请您说怎么办吧。”姜氏赶紧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把制邑封给你弟弟呢？”庄公听了，从容不迫地反驳道：“制邑这地方是著名的险要之处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，非重兵把守不可。按照先王的遗命，这地方是不许分封给什么人的，必须由君主直接统辖。除此之外，无不奉命。”这话说得柔中带刚，软中带硬，弄得姜氏无可奈何。姜氏只好又提出新的要求：“不然就把京城分给他吧！”庄公沉默不语。他心里明白，母亲所提的要求太过分了，这已不单是疼爱共叔段了，分明是支持弟弟起来与自己分庭抗礼啦！但碍于母子的面子，他没有说什么。姜氏见他还不答话，便恼怒地说：“若再不答应，就把你弟弟驱逐到别的国家去吧！让他另谋生路去！”庄公只好连声说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从母亲那里退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郑庄公宣共叔段上殿，打算把京城分封给他。这时，大夫祭足谏阻道：“不可。天下能有两个太阳，民不能有两个君主。京城这地方，城墙高大雄伟，远远超过做臣的所辖城池的建筑规定，而且地广民众，简直与都城荥阳相等。况且，共叔是夫人姜氏的爱子，若封给他大邑，就等于立两个

君主啦！他倚仗着姜氏夫人的宠爱和支持，恐怕将来要成大患的！”郑庄公听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唉，这是我母亲的决定，我当儿子的怎好拒绝呢？”于是把京城封给了段；从此，共叔段又改称为“京城太叔”了。

段谢恩已毕，到宫中辞别母亲。姜氏夫人让左右退下，私下对段说：“你哥哥不念兄弟之情，待你很刻薄。今天的分封，并不是他真心愿意的，而是我再三恳求，他才不得不答应的。所以，你到京城，要抓紧时机招兵买马，加强训练，暗中做好准备。将来，如果有机会，我立即跟你打招呼。你兴兵打到都城来，夺你哥哥的君位。到时候，我给你做内应。你取代寤生当了郑国的君主，我死也无憾啦！”当下，段拜别母亲，到京城去了。

一到京城，太叔段便向前来拜贺的守疆官吏下达命令：“你们所掌管的地方，都属于我的封土。今后，一切贡税都要交纳给我，兵车都要听我的征调指挥，不得违误！”地方官吏们都知道太叔段是“国母”姜氏的爱子，将来说不准能取代郑庄公当上君主的，再加上他那神采昂扬的样子，实在令人慑服。所以，谁也不敢对他的蛮横要求提出质疑，都唯唯诺诺而已。

太叔段假借打猎的名义，每日出城训练士卒，并把民众壮丁造入军册，随时听他征调。这还不算，他还以打猎为名，袭取了郿和廪延两个城邑。这两城的地方官逃回都城，向郑庄公详细报告了太叔段的胡作非为。

郑庄公静静地听着，面带微笑，并不说什么。这时一位官员实在憋不住了，大声说：“太叔段这家伙，罪大该杀！”庄公抬头望去，喊话的原来是上卿公子吕。公子吕说：“太叔段

倚仗母后的宠爱，占据着京城这座重要城池，日夜训练兵马，到底想干什么，难道还不清楚吗？看来，他是不篡夺君位决不要休的！主公，请您给我一支兵马，让我直捣京城，缚绑段来见您，绝了这个后患！”面对激昂慷慨的公子吕，郑庄公却微笑着说：“段是母后姜氏的爱子，是寡人的亲弟。寡人宁可失地，也不愿伤兄弟之情，更不愿违背母后的意愿。”公子吕见郑庄公如此委曲忍让，越发急了，他继续大声说道：“臣担心的不是失地，而是失国呀！今天，主公您容让太叔，只恐怕有那么一天太叔可不能容您啦。到那时，您悔之何及？”郑庄公望了公子吕一眼，仍旧面带笑容，从容不迫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卿勿妄言！”便宣布退朝了。

退朝后，公子吕仍火急火燎的，他向正卿祭足发牢骚说：“主公以宫闱之私情，而忽略社稷之大计，我替他担忧呀！”祭足是个足智多谋的人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劝您不必如此焦虑。主公可不是个糊涂无能的窝囊废，他才智过人，有胆有谋。这件事，你我不必操心，主公自有他的安排。如果不信，您不妨私下里进见主公，听一听他怎么说。”

公子吕私下求见郑庄公，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见，要求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裁太叔段。郑庄公听了，依然面带微笑，不慌不忙的。公子吕急得大叫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主公，您赶快下决心吧！”不想，郑庄公只慢悠悠地说一句话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

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这句话出自郑庄公之口，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。

公子吕终于明白了郑庄公的用意，不得不佩服祭足，称赞他“料事如神”。

一天，郑庄公突然宣布，自己要到周朝面君辅政，指派大夫祭足监国。姜氏得知此信，心中大喜，暗自说：“段儿呀！段儿！你的好机会来了，你有福气当君主啦。”于是写了一封密信，派心腹人连夜送到京城，要太叔段迅速调集兵马，袭取郑国都城荥阳，夺取君位。

殊不知，郑庄公是在制造圈套，让姜氏和太叔段自己来钻；是在设下诱饵，让姜氏和太叔段自己上钩。他说要到周王室辅政，是假的，目的是诱使太叔段起兵造反，以便抓到置他于死地的罪证。在庄公宣布假命令的同时，早派公子吕率兵埋伏在京城附近。姜氏夫人派出的心腹送信人，还没见到京城的影儿，便落在公子吕的手中。公子吕杀了送信人，把姜氏的密信送给了郑庄公。庄公看完了这封母子勾结谋反的信，重新封好了，又暗派一人假装姜氏派遣的送信人，把信送给太叔段。送信人还要到太叔段的回书，其中约定以五月五日为期，到时在城楼树起白旗一面，以便联络接应。这封密信落到郑庄公手中，庄公微笑着说：“段的供词在此了。”于是，他装模作样地辞别姜氏，声言要去朝见周天子，可是却往廪延徐徐行进。

盼望夺位称君已久的太叔段，自见到母后密信，便急不可耐了，他恨不得立即打人都城，推翻哥哥的君位，自己称君。他急忙聚集兵马，假称奉庄公命令，到都城去监国，祭了军旗，犒赏三军，然后得意洋洋地向都城进发。

殊不料，公子吕预先派人扮作商人潜入京城，只等太叔兵动，便在城楼放火。公子吕望见火光，立即杀来，不伤一兵一卒便夺下了京城。然后出榜安民，其中极力称颂郑庄公如何如何“孝顺”母后，如何如何“友爱”兄弟，同时，历